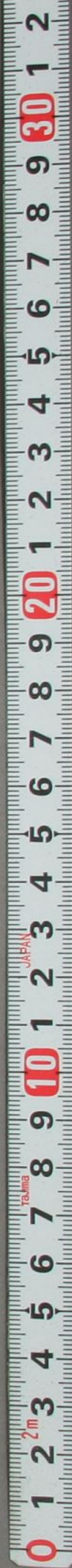


74
6262
7



7
6262
7



東漢會要卷三十二

光武中興
麟
撰

兵上

光武中興

初南頓令欽生三男續仲男秀隆準日角宛人李守好
識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
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
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
笑曰吾意也遣軼往迎秀相與結約定謀議歸舂陵舉

東漢會要

卷三十二

一



水五味均平藏



兵凡得子弟七八千人從新市平林兵與其攻宛漢兵大敗新市平林兵欲解去續患之會下江兵至續說下江將王常以合從之利常卽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兵合于是諸郡齊心銳氣益壯更始元年正月漢兵遂圍宛春陵戴侯會孫玄字聖公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氏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續威明貪聖公懦弱先其定策立之聖公卽皇帝位朝羣臣羞愧流汗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三月偏將

軍劉秀徇昆陽定鄧陵皆下之莽遣王邑王尋平定山東縱兵圍昆陽秀發兵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斬首數千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漢兵連勝遂殺王尋莽兵大潰王邑嚴尤陳茂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更始殺劉續遣將攻武關長安旁兵四會城下九月戊申兵從宣平城門入己酉城中少年趨謹並和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莽避火宣室殿旋席隨斗柄

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旦羣臣扶莽之漸臺舖時眾兵上臺斬莽首分莽身節解鬻分爭相殺者數千人傳莽首詣宛梟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更始拜劉秀行大司馬事邯鄲卜者王郎自立爲天子趙國以北遼東以西望風響應二年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移檄邊郡共擊郎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四月進攻邯鄲連戰破之王霸追斬王郎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耿弇說曰王郎雖破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

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百姓患苦王莽思復劉氏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招始貳於更始是時諸賊各領部曲所在寇掠蕭王擊銅馬降之建武元年蕭王北擊尤來大搶五幡連破之還至中山諸將上尊號王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

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
今大王不正位號恐士大夫絕望則有去歸之思語言
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會儒士彊華自關
中奉赤伏符來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
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六月王卽皇帝位於
鄗南改元大赦九月封更始爲淮南王

臣天麟竊嘗謂先漢之開基以父老苦秦苛法之久
東都之再造以人心思漢德澤之深夫以高祖孝文
寬仁結於人心者若此未泯而莽乃竊窺漢鼎盜有

神器三輔豪傑旣其起而亡之矣當是之時如王郎
彭寵盧芳公孫述之徒一夫大呼輒數郡響應者何
哉以民心思漢之切而彼皆以有劉氏爲辭故不擇
賢否不別真僞俱樂爲之歸附也更始盆子雖以宗
室爲眾所立然皆昏庸無知失身盜賊故卒以無成
豈知天命人心固有攸屬帝王自有真宜其身濟大
業時乘龍而御天也

光武平赤眉

始建國五年琅邪樊崇起兵於莒眾百餘人轉入泰山

東漢書 卷三十一
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轉掠青徐間
恐其眾與莽兵亂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
更始二年樊崇等將兵入潁川分其眾爲二部崇與逢
安自武關徐宣謝祿楊音從陸渾關兩道俱入蕭王度
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
萬人遣西入關建武元年赤眉二部俱會宏農更始兵
敗赤眉眾遂大集西向帝城以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乃
立宗室劉盆子爲上將軍諸將皆稱臣盆子時年十五
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眾拜恐畏欲啼九月赤眉入長

安更始單騎走將相皆降赤眉赤眉下書曰更始降者
封爲長沙王更始請降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
庭中將殺之劉棻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棻
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崇等遽共救
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棻復爲固請竟與棻長
沙王劉盆子居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
輒剽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百姓不知所歸鄧禹乘勝獨
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命降者日千數三
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卬等深以爲慮

東漢書 卷三十一 王
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光武詔鄧禹葬之於霸陵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市里遂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安置吏士奉守焉赤眉引兵欲西隗囂遣楊廣擊破之乃復還發掘諸陵鄧禹遣兵擊之反爲所破赤眉復入長安禹兵敗走帝遣馮異代禹討之異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詔召鄧禹還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復妄進兵三輔大飢赤眉旁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眾尙二十餘萬三年

正月鄧禹率鄧宏等共攻赤眉大爲所敗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賊悉眾攻異異縱兵大戰伏兵卒起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赤眉餘眾東向宜陽帝親勒兵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眾尙十萬餘人帝令縣廚皆賜食帝謂樊崇等曰得毋悔降乎朕今遣

東漢書 卷三十一
卿歸營勒兵相攻決其勝負不欲相強服也徐宣等曰
臣等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
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

光武平漁陽

更始二年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漁陽鄉人韓鴻爲更
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以漢爲
安樂令二年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上谷太守耿況約
寵俱歸大司馬秀建武二年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
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

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及帝卽位
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
不得志嘆曰我功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耶是時北
州破散而漁陽差全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買穀積珍寶
益富强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跡收士心寵
不從其令浮密奏寵多聚兵穀意計難量上詔召寵寵
妻勸無行遂發兵反自將二萬人攻朱浮於薊帝遣鄧
隆助朱浮誘彭寵寵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三年涿郡
太守張豐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帝遣朱祐

耿弇祭遵劉喜討張豐祭遵先至急攻豐擒之彭寵妻數爲惡夢卜筮望氣者言兵當從中起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床斬寵及妻頭詣闕帝封子密不義侯

光武平齊

更始元年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陽更始封爲梁王都睢陽二年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傑攻下二十八城拜張步爲輔漢大將軍建武元年永稱帝於睢陽二年蓋延督馬武等四將軍擊永破之三年永立董憲爲海西

王張步爲齊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十二郡焉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鄴延追擊之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蘇茂周建奔垂惠其立永子紆爲梁王四年上遣馬武王霸圍劉紆周建於垂惠五年蘇茂將兵救建馬武爲茂建所敗龐萌反與董憲連和上詔耿弇進討張步六月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帝時幸蒙乃自將輕兵晨夜馳走赴龐萌等勒兵挑戰二十日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迺率眾進攻桃城四

面攻憲三日大破之軍士斬劉紆以降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厯下又令屯祝阿鐘城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進攻巨里大破之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弇進軍二城之間先攻臨菑拔之入據其城步與三弟將兵二十萬乃攻弇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迺自引精兵橫突步於東城下大破之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

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復大破之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後數日車駕至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厯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奔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入據其城眾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封步爲安邱侯弇復引兵至城陽

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

光武平隴蜀

更始初成紀隗囂起兵應漢更始召囂囂至長安後復逃歸天水招集其眾興修舊業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馬援班彪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川建武元年公孫述卽帝位於成都盡有益州之地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援曰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洛陽援

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廣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公孫述聚兵十萬人數遣將間出囂與馮異合勢兵摧挫之述遣使以大司空印綬授囂囂斬其使出兵擊之以故蜀兵不復北出初竇融自守河西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辨士說融與隴蜀合從融召豪傑議皆曰皇帝姓名見於圖書它姓殆未能當也融遂決策遣劉均奉書詣洛陽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

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尼左右便有輕重因授融爲涼州牧時關中諸將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囂言三輔單弱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帝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爲胡騎校尉封鐫羌侯六年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入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兩子於度外休諸將於洛陽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於惑眾帝迺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言白水險阻棧閣敗絕須其惡孰乃攻之帝知

其終不爲用乃謀討之四月上幸長安遣耿种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五月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馮異乘其不意卒擊巡軍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悉畔囂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七年述立囂爲朔寧王遣兵爲之援勢八年來歙將二千餘人襲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囂自悉其眾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助之累月不能下閏四月帝自將征囂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言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

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且遂進軍數道上隴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欲遂爲黥布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囂窮困恚憤而卒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爲王六月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馬援爲之副八月歙卒馮異將軍討隗純於天水十月攻破落門周宗行巡等將隗純降十一年岑彭吳漢劉隆伐蜀募攻浮橋因飛炬焚之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夏來歙與蓋延等克下辨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

帝聞大驚以馬成代之帝自將征公孫述七月次長安彭進拔武陽勢若風雨蜀地震駭臧宮擊延岑大破之其眾悉降十月公孫述使刺客夜刺殺岑彭吳漢自夷陵泝江而上伐公孫述進攻廣都大破之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人以配岑岑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臧宮軍咸門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

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
 高午刺述洞胸墮馬其夜死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
 子盡滅公孫氏並族延岑上詔竇融入朝吳漢自蜀振
 旅而還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東漢會要卷三十三

兵中

宿衛

光祿勳卿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
 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

五官中郎將一人本注曰主五官郎五官中郎五官侍
 郎五官郎中本注曰皆無員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
 衛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

宋

徐

天

麟

撰

左中郎將本注曰主左署郎中郎侍郎郎中本注曰皆無員

右中郎將本注曰主右署郎中郎侍郎郎中本注曰皆無員

虎賁中郎將本注曰主虎賁宿衛前書武帝置期門平帝更名虎賁蔡質漢儀曰主虎賁千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戴鶡冠次右將府又虎賁舊作虎奔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焉

左右僕射左右陞長各一人本注曰僕射掌虎賁郎習射陞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中郎虎賁侍郎虎賁郎中節從虎賁本注曰皆無員掌宿衛侍從虎賁久

者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

羽林中郎將本注曰無員主羽林郎漢末又有四中郎將皆帥師征伐不知何時置董卓為東中郎將盧植為北中郎將曹操為南中郎將羽林郎本注曰無員

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陸巖下室中故

號巖郎蔡質漢儀曰羽林郎百二十人無常員府次虎賁府

羽林左監一人本注曰主羽林左騎漢官曰孝廉郎作監官屬史吏皆自出羽林中有材者作丞一人

羽林右監一人本注曰主羽林右騎丞一人

騎都尉本注曰無員本監羽林騎並百官志

衛士

衛尉卿一人本注曰掌宮門衛士

南宮衛士令一人本注曰掌南宮衛士

北宮衛士令一人本注曰掌北宮衛士

左右都候各一人本注曰掌劔戟士徼循宮並百官志

饗遣故衛士儀見禮類

胡廣曰衛尉循行宮中則金吾徼於宮外相為表裏百官志

注志

正府金吾緹騎人軍中一人志

執金吾緹騎二百人志

北軍五營

北軍中候一人本注曰掌監五營

屯騎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

越騎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

步兵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

長水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胡騎司馬各一

人本注曰掌宿衛主烏桓騎

射聲校尉一人本注曰掌宿衛兵司馬一人並百官志

右屬北軍中候本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有胡騎虎賁校尉皆武帝置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胡騎并長水虎賁主輕車并射聲

將軍領兵

將軍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雜號將軍眾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

人曲下有屯屯長一人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為副貳其別營領屬為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其餘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其職吏部集各一人總知營事兵曹掾史主兵器稟假掾史主稟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姦主罪法百官志

城門兵

城門校尉一人本注曰掌雒陽城門十二所司馬一人本注曰主兵城門每門候一人百官志

黎陽雍營

光武以幽冀并州兵騎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之又扶風都尉部在雍縣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

將兵衛護園陵故俗稱雍營竇憲傳注漢官儀云

和帝時竇憲伐匈奴發黎陽雍營騎士傳

安帝永初四年初置長安雍二營都尉官本紀注曰扶風都尉居雍

縣虎牙都尉居長安

安帝以羌犯法三輔有園陵之守乃復置右扶風都尉

京兆虎牙都尉百官志按和帝時竇憲已發雍營騎士而紀云初置志云復置豈中間罷之耶

當考

順帝永建元年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紀

西園軍

靈帝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蹇碩為上軍校尉袁

紹為中軍校尉傳云鮑鴻為下軍校尉曹操為典軍校

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馬芳為助軍右校尉夏牟為左

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於碩

本紀并傳

郡國兵 突騎 奔命 積射

光武擊中山所過發奔命兵

本紀注云舊郡國皆有材官騎士若有急難權取驍

勇者聞命奔赴故謂之奔命

遣吳漢擊諸賊北發十郡兵

紀又吳漢傳云發十郡突騎

吳漢說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共聞也

建武五年張純將潁州突騎安集荆徐揚部督委輸監

諸將營

傳

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

百官志

七年二月丁酉詔曰今國有眾軍並多精勇宜且罷輕

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令還復民伍

紀

光武使宋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救劉尚

均傳

明帝永平二年諸王來會辟雍事畢歸蕃詔就國從以

虎賁官騎

漢官儀駟騎王家名官騎

中山王焉上疏辭報曰凡諸侯

出境必備左右故夾谷之會司馬以從今五國各官騎

百人稱媼前行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弓不空發中必

決皆所以重蕃職也王其勿辭

中山王傳

梁節王有罪上書還所受虎賁官騎

本傳

永平十六年竇固耿忠率酒泉燉煌張掖甲卒及盧水

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

士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祭彤吳棠將河東北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來苗文穆將太原鴈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竇周傳

馬防將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羌本傳

永元六年發八郡迹射征叛胡紀

鄧晨將積射士三千人擊賊積與迹同

劉尚將三輔積射討西羌西羌傳

和帝時竇憲伐匈奴發緣邊十二郡兵傳

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發庫兵擊之楊由傳

安帝永初三年南單于反以大司農何熙將羽林五校

營士及發緣邊十郡兵擊之梁懂傳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代郡

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畧緣海九郡遣侍

御史龐雄督州郡兵討破之紀下同

元初三年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叛遣侍御史任遵督

州郡兵討之

四年鮮卑寇遼西郡兵與烏桓擊破之

建光元年初置漢陽屯兵伏侯古今注曰置營兵千人也

順帝永建元年十月告幽州刺史其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

永和三年九月令扶風漢陽築甬道塢三百所置屯兵順帝遣燉煌太守張明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班勇擊焉耆王注謂金城燉煌張掖酒泉

桓帝延熹三年趙彥言賊屯在莒有五陽之地宜發五陽郡兵討之謂山陽廣陽漢陽南陽丹陽之類也

靈帝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發天下諸郡兵征之盧植傳募罪徒戍邊

明帝永平元年募士卒戍隴右賜錢人三萬八年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恣聽之凡徙者賜弓弩衣糧

紀下同

九年三月辛丑詔郡國死罪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賜妻父若男同產一人復終身其妻無父兄獨有母者賜其母錢六萬又復其口算十六年九月丁卯詔令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罪

一 等勿笞詣軍營屯朔方燉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產欲求從者忤聽之女子嫁爲人妻勿與俱謀反大逆以上不用此書

十七年八月丙寅令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及張掖屬國繫囚右趾以下任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詣軍營

章帝建初七年九月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戍妻子自隨占著所在父母同產欲相從者忤聽之有不到者皆以乏軍興論

元和元年改元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

縣妻子自隨占著在所

章和元年四月丙子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

金城戍七月詔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後捕繫者皆減死勿笞詣金城戍九月壬子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金城戍

和帝永元元年冬十月令郡國弛刑輸作軍營其徙出塞者刑雖未竟皆免歸田里

桓帝和平元年十一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永興元年十一月詔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二年滅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並紀

徙民實邊

建武十五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常關
居庸關以東本紀及吳漢傳劉攽云常字下合有山字

明帝即位詔邊人遭亂為內郡人妻在已卯赦前一切
遣還邊恣其所樂紀

賈琮為朔方太守舊內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為居
人所僕役不得為吏琮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
相監司以摘發其姦或以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傳

命將

建武四年拜馬成揚武將軍發兵擊李憲帝幸壽春設

壇場祖禮遣之馬成傳注其工氏之子好遠遊故祀以為祖也

建初八年拜班超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傳

橋元為度遼將軍假黃鉞本傳

持節為將皇甫規傳

兵法

乏軍興肅宗紀注云軍興而致缺乏當死刑也

逗留鄧禹子鴻出塞追胡逢侯坐逗留下獄死

東漢會要 卷三十三

畏懦 祭彤伐匈奴坐逗留畏懦下獄死

沮敗

祭參坐沮敗下獄死見鮮卑傳

兵器

武庫令主兵器屬執金吾

百官志下同

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金吾入武庫

兵符

建武之初禁網尚闕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謹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調發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為大信所以

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閒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杜詩傳

馬政

安帝遣竇固擊西域詔耿秉等皆去符傳以屬固 傳

太僕掌車馬屬官未央殿令一人主乘輿及殿中諸馬

舊有六廄中興省約但置一廄後置左駿令廄別主乘
輿御馬後或併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
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但以羽林郎

監領百官志

馬援好騎射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
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
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
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
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儒長儒傳

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
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
親見視影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
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
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
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鞞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鬢丁氏身
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
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馬援傳援銅馬相
法曰水火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方充
水火在鼻兩孔間也上脣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方充
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脣欲緩牙欲前向牙欲去齒一

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臙欲
小季肋欲長縣薄欲厚而緩縣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
溝欲深長而膝本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
堅如石鞫音居奇反劉放曰牙欲去齒一寸案文多一
欲字又汗溝欲深長而案文而當在長字上

和帝永元五年二月戊戌詔有司省減外廄及涼州諸

苑馬

安帝永初元年廄馬非乘輿常所御者減半食

六年正月庚申詔越嶲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

州郡置萬歲苑犍為置漢平苑

順帝漢安元年始置承華廄

東觀記曰時以遠近獻馬眾多園廄充滿始置

靈帝光和四年初置駉驥廄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宰

樵馬一匹至二百萬

宰障也樵專也謂障餘人買賣而自取其利

中平元年詔公卿出馬弩廄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

並本紀

軍士屯田糧儲差積紀

八年王霸屯田函谷關傳

建武中張純將兵屯田南陽傳

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陌官

明帝永平十六年北伐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

以屯田遂通西域匈奴傳

章帝建初二年罷伊吾盧屯兵紀

和帝永元二年擊伊吾破之二年班超定西域復置戊

己校尉西域傳

永元十四年安定降羌燒何種反曹鳳請廣設屯田隔

塞羌胡交關之路及省委輸之役上迺拜鳳為金城西

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

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增留

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

永初中諸羌叛迺罷西羌傳

順帝永建四年虞詡上疏曰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

上沃野千里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書

奏帝乃復三郡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

明年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閒以逼羣羌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馬續上移屯田湟中羌意乃安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增置屯田五部并為十部西羌傳

永建六年三月以伊吾膏腴之地旁近西域匈奴資之

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平故事紀云復置伊吾司馬一人

鄧訓擊敗迷唐諸羌威信盛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鄧禹傳

陽嘉元年復置玄菟郡屯田六郡紀

獻帝建安十四年七月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

軍合肥開為陂屯田通鑑

傅燮為漢陽太守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傳

臣天麟按資治通鑑獻帝建安元年云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及韓浩請建置

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穀之饒起于祇而成于峻噫屯田之利其博如此而漢人不知為之顧使操藉此以為征伐之資可不鑒哉

亭候 塢壁 烽燧

建武十年築亭候修烽燧 光紀注前書音義曰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臯 桔臯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烟曰燧晝

則燔燧夜則舉烽 廣雅曰兜零籠也

二十二年罷邊郡亭候吏卒 紀

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 百官志漢制十里一亭九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

永初五年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

六所 西羌 傳

元初三年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 同上

永和五年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 同上

樊準為河內太守修理塢壁 傳

种暠為度遼將軍先宣恩信去烽燧塞候望 傳

障塞

邊縣有障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

百官志

順帝永建元年詔幽并涼州刺史嚴勅障塞繕設屯備

紀

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備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單于

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

匈奴傳

盜賊

建武三年潁川盜賊羣起邾賊延褒等眾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馮魴卒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

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卽馳赴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

行鬪處知魴力戰迺嘉之曰此健令也所當討擊勿拘

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髡剔負鈇鑕將其眾請罪帝赦

之使魴傳降諸聚落縣中平定詔迺悉以褒等還魴誅

之魴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

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

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並爲褒等所發無敢動者

縣界清淨

馮魴傳

五年郭伋爲漁陽太守漁陽旣離王莽之亂重以彭寵

之敗寇賊充斥伋到示以信賞糾戮渠帥盜賊銷散九年拜潁川太守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陽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絡繹不絕郭伋傳八年潁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兵守亦叛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

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迺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耿純嘗爲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寇恂傳

十六年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

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紀

安帝永初四年海賊張伯路復與勃海平原劇賊劉文河周文光等攻厭次殺縣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討破之紀

六年六月遣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同上安帝卽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

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陳忠獨以爲憂上疏曰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謹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疆盜疆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于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覺發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

辜僵仆或有跼踖比伍轉相賦斂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其相壓迫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迺發露凌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于此前年渤海張伯路可爲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糺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疆盜爲上官若它郡縣所糺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爲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糺罰

陳忠傳

順帝永和中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迺以李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前釁與之更始于是賊帥夏密等斂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

李固傳

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旣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于門外罷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

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迺出拜謁綱延置
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
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
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
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
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
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
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
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迺嬰等更生之辰也

迺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
會置酒爲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

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

張綱傳

桓帝永壽二年泰山琅琊賊公孫舉東郭寶等反聚眾
至三萬人寇青兗徐三州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能克
尙書選能治劇者司徒尹詒薦段熲乃拜中郎將擊寶
舉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悉平

段熲傳

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
蒼梧南海交趾郡皆沒遣御史中丞盛德募兵討之不

能剋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縣令眾漸盛又遣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朱穆舉度尚自右校令擢爲荊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王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眾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遁必逃亡迺宣言

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實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迺并力攻之申公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迺密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眾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日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七年遷桂陽太守明年召還京師時荊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財賞不贍忿恚復

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復攻桂陽焚燒郡縣
 太守任胤棄城走賊眾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
 固守拒之於是尙為中郎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
 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沙太守抗徐等發諸郡兵并勢
 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度尙傳
 延熹中叔孫無忌侵亂郡縣中郎將宗資討之未服公
 車特召皇甫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畧寇賊悉
 平皇甫規傳
 抗徐試守宣城長悉移深林遠藪椎髻之人置於縣下

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為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太
 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遷太山都尉寇賊望風奔亡及
 在長沙宿賊皆平度尙傳

楊璇靈帝時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
 郡縣賊眾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
 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
 張弓弩尙期會戰迺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
 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
 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

境以清

本傳

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奉事黃老道蓄養弟子跪拜首過符水呪說以療病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自誑惑十餘年間眾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

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詣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使鈎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勅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幟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掠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

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勅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轘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召羣臣會議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廢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皇甫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雋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雋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

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迺約勅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軍更戰大敗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及進擊東郡黃巾卜己於倉亭生擒卜己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迺詔嵩進

兵討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眾精勇嵩不能尅明日迺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迺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輜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擊獲甚眾角先以病死迺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其首獲十萬餘人築京觀於城南

皇甫嵩傳

自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氏根青牛角張白騎劉石左髭文八平漢大計司隸掾哉雷

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畦固苦哂之徒並起山谷間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爲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多髭者號于氏根大眼者爲大目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眾至百萬號曰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燕後漸

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朱雋為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卻之其後諸賊多為袁紹所定

朱雋傳

刻石紀功

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拜竇憲為車騎將軍北伐匈奴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柁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

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眾崩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比鞮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諸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迺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

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莅以威神玄甲輝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温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鏢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

逸暫費而永寧者也迺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復其邈兮互地界
封神邱兮建隆嶠熙帝載兮振萬世憲傳

類祭告功

和帝永元元年竇憲破北匈奴於稽落山詔曰匈奴背叛為害久遠賴祖宗之靈師克有捷醜虜破碎遂掃厥庭役不再籍萬里清蕩非朕小子眇身所能克堪有司其案舊典告類薦功以章休烈紀

建武中桓譚上疏曰今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書奏不省

桓譚傳

建武十一年二月己卯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紀

十二年梁統在朝數陳便宜以爲法令旣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以遵舊典迺上疏曰臣竊見元哀二帝輕殊

死之刑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爲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爲主仁者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殘爲務政理以去亂爲心刑罰在衷無取于輕高帝受命誅暴平蕩天下約令定律誠得其宜文帝寬惠柔克遭世康平惟除省肉刑相坐之法它皆率由無革舊章武帝軍役數興豪傑犯禁故重首匿之科著知從之律以破朋黨以徵隱匿宣帝因循先典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聽斷尙寡丞相王嘉輕爲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

餘事或不便于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于體者傳奏于左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爲隆刑峻法非明王急務施行日久豈一朝所釐統今所定不宜開可統復上言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高帝以後至乎孝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有餘條而盜賊浸多歲以萬數此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議上遂寢不報

梁統傳

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杜林奏曰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破矩爲圓斲彫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全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

杜林傳

十八年四月詔曰今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紀

肅宗初陳寵爲尙書寵以帝新卽位宜改前世苛俗迺上疏言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筆楚以奉天心帝納寵言詔有司絕鈇鑕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著於令傳

元和三年廷尉郭躬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

永元六年廷尉陳寵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

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寵子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陳寵陳忠傳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賞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張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而法令不爲

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寢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願陛下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和帝從之

張敏傳

元初四年帝詔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

漢法令

蔡倫傳

蔡邕請除三互法

見公府選舉

橋玄乞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

姦路詔書下其章

傳

應劭刪定律令為漢儀建安元年迺奏之曰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臣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

五漢紀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上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獻帝善之本傳

刑制

腰斬

班始坐殺公主腰斬

歐刀

虞翻傳注云刑人之刀也

殊死

或云棄市

蠶室

光紀注云蠶室宮刑獄名有刑者畏風須暖作室畜火如蠶室因以名焉

鬼薪白粲三歲刑也

亡命光紀注云謂犯耐罪而背名逃者

右趾明紀注云右趾謂別其右足次別左足次剗次黥

髡鉗城旦舂城旦者晝日向寇虜夜暮築長城春者婦人犯罪不任軍役之事但令舂以食徒者

完城旦舂四歲刑也完者謂不加髡鉗而築城也

輸作司寇前書謂之罰作一歲刑也

輸作左校韋彪傳注云左校曹名屬將作

輸作右校屬將作

輸作若盧龐參為左校令犯法輸作若盧

耐光紀注云一歲刑為罰作二歲已上為耐音乃代反前書又音而

笞元和元年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

箠章紀令兩箠長短有數

施刑光紀注云施讀曰弛謂有赦令去其鉗釵赭衣

隸臣妾

女徒顧山光紀注云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

女子宮光紀注云謂幽閉也

肅宗初陳寵為尚書寵以帝新即位上書言宜蕩滌煩

苛之法輕薄箠楚以奉天心帝納寵言詔有司絕鉗鑽

更漢會要

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

本傳

陳忠上言除蠶室刑

見上律令

建安中論者欲復肉刑孔融建議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

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下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孔融傳

贓罪

顯宗即位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召還伏法以資物

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鍾離意傳

安帝初叔孫光坐賊抵罪遂增錮二世釁及其子是時

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賊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

司空陳襄廷尉張皓議依光比太尉劉愷獨以為春秋

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如使賊吏禁錮子孫非

先王詳刑之意也有詔太尉議是劉愷傳

永初中陳忠上言解賊吏三世禁錮事皆施行本傳

袁安為河南尹未嘗以賊罪鞠人常曰凡學仕者高則

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也袁安傳

明帝即位詔曰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

放手有司明奏罪名并正舉者本紀注云舉非其人并正舉主之罪

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寶融傳

胡廣為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寔免本傳又左雄傳云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

第五倫上言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俱以刻薄之資

臨人宰邑吏民愁怨非徒應坐豫協亦宜兼譴舉者本傳

卹刑贖罪附

建武二年三月下詔曰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罰紀下

三年七月庚辰詔曰吏不滿六百石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

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從驗女徒雇山歸家前書音義曰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

七年春正月丙申詔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案其罪見徒免為庶民耐罪亡命吏以文

除之王鳳不繫獄其大獄無敢繫囚者一世莫不

二十八十年十月癸酉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女

子宮謂幽閉也

二十九年四月乙丑詔令天下繫囚自殊死已下及徒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罪輸作有差袁紀注云不孝不道者不在此書

三十一年九月甲辰詔令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

明帝即位詔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中二千石下至黃綬貶

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赦隴西囚徒減罪一等十二月甲寅詔天下亾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縑二十疋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疋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疋其未發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

永平三年正月詔有司詳刑謹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四年詔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

八年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其大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蠶

室亾命者令贖罪各有差

十三年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制曰今何以和穆陰陽消伏災譴刺史太守詳刑理冤存恤鰥寡勉思職焉

十五年二月詔亾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縑四十疋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犯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

十八年三月丁亥詔曰其令天下亾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縑三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吏人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四月己

未詔理冤獄錄輕繫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斷獄得情

號居前代十二十斷其二言少刑也本論

肅宗初承永平故事吏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于重陳
寵上疏曰陛下卽位數召羣臣宏崇晏晏而有司執事
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于笞格酷烈
之痛執憲者煩于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
福今宜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
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于寬厚其後遂詔有司

絕鉗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

餘事定著于令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寵傳

建初五年二月甲申詔二千石理冤獄錄輕繫三月甲
寅詔曰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
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
且多於斷獄甚非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舉之
七年九月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戍妻子自
隨占著所在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
薪白粲已上皆減本罪各一等輪司寇作亾命贖死罪

入縑二十疋右趾至髡鉗城旦春十疋完城旦至司寇
三疋吏人有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

元和元年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
丙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鉗鑽之屬
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
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爲其禁

八月癸酉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縣
妻子自隨占著所在其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
宮繫囚鬼薪白粲以上皆減本罪一等輸司寇作亾命

者贖各有差

十二月壬子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
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
屬莫得垂纓仕宦于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
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
之以明棄咎之跡但不得在宿衛而已紀

元和三年郭躬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
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
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

月丙子以前減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眾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于邊肅宗善之卽下詔赦焉

傳

章和元年九月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金城犯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殿囚鬼薪白粲

已上減罪一等輸司寇作亡命者贖死罪縑二十四石趾至髡鉗城旦舂七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吏民犯罪未發覺詔書到自告者半入贖

和帝永元三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死罪贖縑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

六年七月京師早詔曰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謫其未竟五月以下皆免遣丁巳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

八年八月辛酉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燉煌戍其犯大逆募下蠶室其女子宮自死罪以下至司寇

及亡命者入贖各有差

十一年二月丙午詔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癡老小女徒各除半刑其未竟三月者皆免歸田里

安帝永初元年詔死罪以下及亡命贖各有差

二年五月旱丙寅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賜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屬以下各有差即日降雨

六年皇太后幸洛陽寺錄囚徒理冤獄

元初二年詔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馮翊扶風屯妻子自隨占著所在女子勿輸亡命死罪以下贖各

有差其吏人聚爲盜賊有悔過者除其罪

延光三年九月乙巳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一等詣燉煌隴西及度遼營其右趾以下及亡命者贖各有差

順帝永建元年十月詔減死罪以下徙邊其亡命贖各有差

二年三月旱遣使者錄囚徒

永和五年五月丁丑令死罪以下及亡命贖各有差
漢安二年七月辛丑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殊死以下出

身漢會要 卷三十五
三
縑贖各有差其不能入贖者遣詣臨光縣居作二歲
沖帝卽位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徙邊謀反大
逆不用此令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丙午詔郡國繫囚減死罪一等勿
笞惟謀反大逆不用此書

三年九月庚寅詔死罪以下及亡命者贖各有差

和平元年十一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永興元年十一月詔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二年閏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靈帝建寧元年令天下繫囚未決入縑贖各有差

三年十月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

熹平五年四月使侍御史行詔獄亭部理冤枉原輕繫

休囚徒

六年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

光和三年令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各有差

中和四年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

並紀

中時四平令天不熱囚惟
 大時三平令樂囚畢未
 六平令天不熱囚畢未
 大平令天不熱囚畢未
 大平令天不熱囚畢未
 大平令天不熱囚畢未
 大平令天不熱囚畢未
 大平令天不熱囚畢未
 大平令天不熱囚畢未
 大平令天不熱囚畢未
 大平令天不熱囚畢未

東漢會要卷三十六

宋 徐 天 麟 撰

刑法下

中都官獄

孝武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長名世祖中興
 皆省唯廷尉及雒陽有詔獄百官志
 和帝永元九年復置若盧獄官紀
 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見竇武傳

斷獄案罪

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謹微

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

禮儀志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葶甲宜助陽以育時物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息事寧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

紀

七月庚子詔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鞠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雅稽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紀

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日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爲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于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陳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鳩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

東漢會要 卷三十六
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
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
寧事欲靜若以隆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
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
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
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他應不以
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
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
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

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
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

改陳寵傳

和帝永元十五年有司奏以爲夏至微陰起靡草死可
以決小事是歲初令郡國以日短至案薄刑紀
十六年詔一切囚徒于法疑者勿決以奉秋令紀
初和帝末下令麥秋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
因此遂盛夏斷獄魯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
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所以助仁

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迺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追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于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速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始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于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夫斷薄

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魯恭傳

初肅宗時斷獄者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魯恭議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惟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
 得用事雖煦噓萬物養其根芟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
 冰陽氣否塞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
 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
 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
 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
 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安寧小吏不與國
 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
 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為虧況于眾乎易十

二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
 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
 後卒施行

律學

治書侍御史二人選明法律者為之凡天下諸讞疑事
 掌以法律當其是非百官志
 郭躬父宏習小杜律前書杜周斷獄深刻子延年亦明法律對父故言小也太守
 寇恂以宏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宏所
 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躬少傳父業講授

徒眾常數百人後為郡吏辟公府元和三年拜廷尉躬
 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
 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於令
 子暉亦明法律政有名迹郭氏自宏後數世皆傳法律
 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
 中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眾郭躬傳
 吳雄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子訢孫恭
 三世廷尉為法名家郭躬傳
 陳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王莽召為掌寇

大夫咸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
 寵明習家業少為郡吏辟司徒鮑昱府昱高其能轉為
 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眾心撰辭訟比
 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陳寵傳
 陳忠為廷尉正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擢拜尚書忠
 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
 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忠畧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
 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陳忠傳
 鍾皓世善刑律以詩律教授門徒千人本傳

王渙習尚書讀律令循吏傳

赦宥

建武元年大赦天下

二年三月大赦天下

六月戊戌大赦天下立太子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六月壬戌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五年正月大赦天下

七年四月大赦天下

中元元年大赦天下封禪

明帝永平二年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祀明堂

十年四月大赦天下

十五年四月大赦天下其謀反大逆及諸不應宥者皆赦除之

章帝建初三年大赦天下祀明堂

元和二年大赦天下祀明堂

和帝永元十一年大赦天下

十四年三月大赦天下臨辟

元興元年大赦天下改元

殤帝延平元年大赦天下

安帝永初元年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加元服

四年四月大赦天下

元初三年二月大赦天下

永寧元年大赦天下

立太子

建光元年大赦天下

延光元年大赦天下

改元

四年六月大赦天下

順帝永建元年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陽嘉元年大赦天下

三年五月大赦天下

永和四年四月大赦天下

漢安元年大赦天下

改元

建康元年大赦天下

改元

質帝即位大赦天下

本初元年六月大赦天下

威帝建和元年大赦天下

二年大赦天下

和平元年大赦天下

元嘉元年大赦天下

永興元年大赦天下

八月辛未大赦天下

永壽元年正月大赦天下

改元

四年五月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延熹元年六月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四年六月大赦天下

六年三月大赦天下

八年三月大赦天下

九年六月大赦天下

靈帝建寧元年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熹平元年五月大赦天下

二年二月大赦天下

三年二月大赦天下天 四年五月大赦天下

五年四月大赦天下天 六年正月大赦天下

光和元年三月大赦天下 二年四月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四年四月大赦天下

五年正月大赦天下 六年三月大赦天下

中平元年十二月大赦天下天

三年二月大赦天下天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六年四月大赦天下 八月辛未大赦天下

獻帝初平元年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興平元年正月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大赦天下

建安元年正月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大赦天下

雜錄

建武二十年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謹無赦而已本傳

王符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

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敕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旣對尙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姦軌旣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讐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軌者賊

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故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且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於眾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

